

雲南第一女中校刊

1

本片卷自 1930 年

10 期

至 1930 年

14 期

1930

年

10 - 14

期

缺 11 11

13 期



校刊

中女大車

第十期目錄

畢業以後 重蘭

最後一星期 月仙

春 新屋 如蘭

毒之花園 嘻晒

和暖的春風 黃波 譯

是吾夢痕 (二) 梦痕

校聞

民國十九年四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冊銅元四枚

友誠半

編輯者 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學生實習商店

畢業以後

重蘭

『畢業了畢業了……』這個問題，好似猛獸般凶殘地吞食了我們三年的寶貴的光陰，而一日一日地逼近我們來。

畢業後兩條路展開在我們面前：第一是繼續升學；第二是服務社會。兩者中我們將走哪一條？這關於我們以後生活底決定，我們應當要如何地深思顧慮呢？一個名義上的中學畢業生，求得的知識十分有限，服務社會底能力實在薄弱得很。若是家庭經濟不成問題的，自然是能繼續升學，多造就一點精深的學識是最好的；要是不能這樣的，那他們就不得不脫離了快活的學生生活，開始走入社會去了。

社會，我們日常詛咒的黑暗的現社會喲，一提了它，我們便覺發生了無限的畏懼。然而人生來就是一種社會生活的動物，不能離羣獨居，必須與其他的人們聯絡，才能進行他們底生活；即使以後我們仍繼續升學我們終不能超越了社會。

假如因種種關係不能繼續升學的，擇業問題自然是現時就非常的重要。職業有兩方面的意義：主觀方面是自己所得生活資料和維持家庭利益的一種手段；客觀方面却是擔任了促進社會發展的使命。但是職業的種類很多，人底精力有限，豈能樣樣的職業都去學習麼？我們只能選擇其中的某一種適當的職業來做我們終身的事業的。我覺得選擇職業應當審慎顧慮下面的三項事件：

- 一、自己底個性。對什麼職業能够發生良好的感情和興趣。

二、社會底需要。怎樣的職業能够貢獻有益的助力於社會。

三、職業本身是不是具有長久性，可以做我們終身事業。

假若依照上面三條完密地選出來的職業，我相信對於個人一定會有美好的成就，對於社會也自然是一個健全的分子了。

上面談過，人是不能超越社會的，這意思是說，雖然我們以後或許繼續升學，結局仍然是需要擇業的。我們現在當初中這一階段的結束和另一學校的起頭當中，對於我們將來底目的和志願，也是不得不預先有個籌畫的。我們要認定一個確定的目標，堅決地前進去完成它。無目的地圖圖地讀書，將來結果必弄得無所適從。

最後一星期

月 仙

一般鮮艷的植物，已經由蒼綠變而爲衰黃，由衰黃而凋落了。惟那清香誘人的腊梅，還正在表現着她的芬芳——這是照例放寒假的時候到了。學校裏正計劃着考試、停課……在往年覺得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今年可就不同了。停課的聲浪一傳到我的耳鼓時，心裏便感覺一種特別的不安，好像這聲浪裏隱藏着多少利刃，牠能刺進我的心坎，牠能使我們受一種無形的打擊。呵！爲什麼呢？因爲從此以後，我們中學求學時代已經要告一個段落了，此後還能再進這快樂的學校嗎？再和這些親愛底同學相聚嗎？這最短的幾天，我真希望時光能够暫時停留，使我多享受一些同學間的熱愛，多過幾天學校的生活，多領畧一些教師們的指導。我自恨不會將過去黃金一般的光陰盡量地用在

學業上面——三年初中生活，就只隨便便的虛度！我想教師所給我們的知識，書本上所告訴的一切，實在也不少了，而我自己所收穫到的，不過只是極細微的幾粒吧了。

這兩天校裏底空氣的確有些不同了：老師們也特別地殷勤起來，同學們也會彼此相讓了，就是校工們也覺得不似從前那般惡狠狠的了。到底樹木花草都似乎換了更美麗的衣服，那些枯萎了的黃葉也都看着我發……呵！一切一切都使我留戀，我怎忍離開這錦繡的校園呢？最好玩是對着我教室的那小小竹欄裏，我們常常跑到草上坐着亂鬧，弄石子，吹桃葉；這些有趣的樂事，以後恐怕祇有在印象中存在了；平日怕聽的上堂鐘聲，現在也覺得幽雅得多了。當着在寂靜無聲的課室裏，教員在黑板上度度的寫字的時候，我的心裏難堪得幾乎落下淚來，回顧四面底同學，他們各人臉上好像都帶着憂愁底顏色，或許他們也是被離別撩撥了心緒，在坐的姊妹們！此後不知那些是墮落，那些是前進，茫茫的宇宙，更不知誰個漂流誰方！人生就這一瞬嗎？

呵！夢一般的往日同學間的歡情，還能重溫我冰一般的胸膛嗎？明年我雖有升學的希望，但一想起可怕的考場，又使我胆怯了。空空的肚府，拿什麼去做材料呢？假如一旦失敗了，叫我怎樣去對家庭呢？親戚朋友的譏笑，同學們的冷眼，又叫我如何忍受呢？總之過去的都是美滿，未來的都是惡劣。人們在求學時代的生活要算最快樂了，外事不遇聞，家務不操持，除了書本以外，是多麼自由，清閒。要是到了立身處世的時候，那就什麼滋味都嘗遍，人世間的暴虐，殘酷，虛偽……總會臨在你的身上。幸而我們現在還沒有立身處世的資格和才能呢！就是有了，社會可以容許你嗎？呵！或許要墮落

……墮落舞，的深淵裏去？……最後我深深地祝我們火塘美同學同走向光明的路上去呢！

春

如蘭

黃鸝的歌聲，彈奏着梵哩林的清音；

綠楊的舞影，飄拂着安琪兒的裙襟；

野花兒絢爛似芳錦；

草織成一片軟綿的綠茵。

春！

您陶醉了人的心！

啊！你看寒飛在天，你聽鳥歌在樹，「春」回到世界上時，一切的生物，都得了安慰似的欣欣地表示着一種新美的愉快。紅暉嫣然，彷彿自然的嬌美；綠柳婀娜，又好比自然的柔美。我們在這活潑氣象當中怎能不歡喜，怎能不讚美呢？一次，在風和景明的初春，我緩步於正浸在春天濃紋的田野中，兩旁的樹葉都綠了。那都是才被最後兩天的冰雪同嚴寒捉去，現在被初春的暖氣一烘，好像都出了獄了。更經這晨光照着，都很快的放出一些鮮綠的香氣和汽水似的樹汁，來救那將死的樹幹。沿路的一些草還沒有被那樹頭的陰影罩着，所以都很繁茂光榮，被那鮮汁染得同塗了漆似的。這種新芽的香氣，在煩悶的城市中那要找得出，可是在這山野中却是四面都有。當這初陽之下，竟把我浸在這新生植物的生命流中了。猛然抬起頭來，即見那遠處的奇雲重重疊疊，隨着風勢不絕。

地形成各種峯巒人物，而又不絕地變幻，弄那創造與破壞的玩意兒，正可謂「出神入化」。可是太空却靜穆地袒露那蒼青的胸脯，懷抱着她的愛子，宇宙。這樣空闊的境界，這樣美妙的空間，若我能羽化騰飛，翱翔於太虛之久，逍遙乎蒼穹之中，然後俯瞰江山人物，歷歷入目，長嘯慢吟，呼吸清氣，不是一件大快心意的事嗎？但是幻想終是幻想，怎能變成實事呢？於是不禁羨慕那蹁躚的紙鳶來了。她啣了一絲線，一擺一擺地沖出去；本是地上的一只不聲不響，不伶不俐的東西，却有一飛冲天，一鳴驚人的氣概；兩條長尾盤曲地遊動着，好像仙女的裙帶，肩兒忽然活動地向這邊側，忽而輕浮地向那邊傾欹，似正在露着無限的嬌態，勇往的精神，和冒險的熱情，扶搖直上雲裏，吐出一絲顫動而嘹亮的歌聲：風兒緊時，高唱出激昂的曲譜，似乎歌詞中含着興奮的字句，騰沸的情感，宏麗的詩意，雄壯的氣韻，或者是剛烈的憤慨；風兒緩時，唱着舒徐的音調，似乎歌詞中含着和平的溫意，婉遜的情思，細膩的綿想，或者是哀怨的喟泣。她在春風裏游移，是絲毫無礙的，任意地乘着風飄飄地一躍一躍搖曳上昇，忽兒又翩翩地一閃一閃緩緩下降；有時橫飄幾陣，似乎故意做出驚人的表演；有時顛身一度，好像小孩子翻筋斗一般：這無非是她在得意的柔軟的春風中，活潑瀟灑地遊戲罷了。她雖獨自浮遊在空中，但引起無數的孩兒們都仰着渾圓的面龐，點起小脚尖，正在瞭望着，指點着，細講着，歡笑着。他們的心兒隨她的起伏平側而忽喜忽憂。真的，她既是那些孩兒們所手創的藝術，更是他們夢魂所繫的愛物，更是他們良善而忠厚的伴侶。在這蜂蝶繚亂，飛絮滿道——高翔，浮雲馳騁的初春之際，空中復半添

一聲鶯鶯，嗚嗚地遙相呼應，

快樂地共同飛舞，這是紙鳶結隊旅行的季候麼？春風是紙鳶的火車嗎？啊！清歌曼舞的紙鳶！高昇得意的紙鳶！自由無礙的紙鳶！你把我的心旌飄搖，把我的神魂勾引了！我恨不能化身爲蝴蝶繚繩而上，棲息你的身上，一舒胸臆，一放眼界。我或願化爲一盞紅燈，懸掛在你所聊的線繩上，飄蕩在虛空中，享受長夜清遊之樂，而把我的光輝在黑暗中吐露，引起千萬人的讚頌和愛戀，做千萬星球的伴侶。我雙睛仰望着天空中這麼多的紙鳶，感着這天空的濃厚的趣味，我的心中，就感謝春天的恩賜，而且我的心中同時又認識了春天的創造力的偉大。

新屋

曉雨

樓裏的新屋將要蓋好了。聽說費了不少的力氣，纔請領到兩三萬紙票做這點點小勾當，比較聳入雲霄的A公館，寬闊宏敞的B公館，雕刻精細的C公館，漫天花卉的D公館，……實在大有愧色了！我想，這些紙票大概不是民脂民膏罷，聽說是教育經費管理局不准人吃紙烟罰來的，或許還可以相信。有人說，近來上海的十分闊綽的大房子，多數是用骨頭做柱子，做橫樑；用肉做土基；用腦蓋做瓦片；用脂肪油刷；用血裝飾；……只消看看新租界的寓公的藝術吧，就可以代表一切。這話我倒有點不明白，我常聽見老師說的只是，頂閣的房子是用鐵做柱子，用石頭做土基，用鐵板做瓦片，……

7
我雖沒有到過上海，看看雲南的大房子也可以證明老師是不欺人的。

老師天天教我們看報，我總有點害怕，因爲有人說，報上登的東西認得太多了，恐

怕有人要來拿去關起。一天，無意間兩脚踱進了圖書館，看見時評一段說，奉天有人捐助國幣七十萬元作義務教育基金，山西也有人捐助十幾萬元國幣……以下我可記不清了。我想做基金有甚麼用處，我們村裏的房子這樣破濫，頂好是捐給我們蓋鐵柱子，石土基的房子，我們的學校也很可以在昆明市上出出風頭。不過我又有點懷疑，他們怎麼不拿這多錢蓋大房子自己出出風頭呢？更可懷疑的，他們平時薪水雖多，開消也實在不小，聽說他們的開消比較我們臺南的大官還多，因為他們是用銀幣；那末，他們怎麼還會剩這多錢來捐助人呢？我幾次的問者師，他只是獰笑着，總不肯說。

橫豎我們可以住新屋了，只要我用心的讀書，那怕不能知道！

歌劇 毒之花園

夢麟譯

岸田辰彌作

高木知夫編曲

登場人物

老女 花園主人

其女 白爾蝶伊那

伯爵 阿列克西士

青年 斯加爾斯

奴隸 二人

蝶

二

夜之精

二

其他花精

時間 某時代某國的故事

佈景 不可思議的熱帶植物密佈的花園，天將破曉的時候，花園色在紅光之中，夜的世界當中，解語的蝶和花精等遊戲漸次夜色已遠，妖精等都已消失，於是天明，白爾蝶娜走出，像花園中的小鳥一樣的飛遊。

(白爾蝶娜)唱：

美麗喲，我的顏色，

園中的花，對着我都一齊羞愧，
低着頭在我的面前，俯伏的姿態。

可愛的，無聲的小鳥喲，

離開樹梢，

飛來和我並着肩兒歌唱，

阿阿，眞真的幸福呀，

阿！我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情緒，疼痛的在我的胸中，這就是戀愛麼？阿阿！這就是
戀愛麼？阿阿！

老女撫杖登場走近白爾蝶前面)

母獨唱：

可愛的女兒喲！

你 在 這兒 嘴？

美 麗 的 處女 嘴，

我 的 寶寶！

你 爲 什 麼 悲 嘆？

(白) 蘭蝶 娜 獨唱)：

母親呀！我 十 分 的 快 樂，

我 爲 什 麼 悲 嘆？

我 十 分 的 美 麗，

我 的 心 兒 純 潔，

我 爲 什 麼 悲 嘆？

(母 獨唱)

美 麗 的 女 兒，

像 太 離 一 樣 的 美 麗，

我 的 計 劃，我 的 願，

要 由 你 來 成 就，
美 麗 的 處女 嘴，

你爲我來跳舞。

(白爾蝶娜舞處女踊)

母「美麗的，美麗的你，像朝陽一樣的美麗，一見了你，不會神迷的人是在何處？所以，我說我的計劃要成就在你的身上，你比花還要美，今天阿列克西士伯爵，他一定要來找你，噃噃噃噃噃噃真是可愛想呀，那青年的伯爵迷你的美色，甚至喪失了他的生命，也不知道，來到這毒之花園，結果就要求接吻噃噃噃噃噃噃你還是平常一樣，用那美麗的腕，飾着白爵的寶玉所裝飾的，卷着他的頭，說去你心中的話取那一朵毒花白爵像餓狼一樣，在那安加爾花上接吻噃噃噃噃噃噃那就一切都成功了，白爾蝶娜，請你成我的志願，努力去做吧！」

(母退場)

(白爾蝶娜唱)：

一直到了現在什麼都不知道，

母親儘管命令叫我殺了許多的少年，

阿阿！可怕，

現在才了解忠愛的我，

母親的命令是如何的可怕呵！怎樣做呢？

11 (沉默的時候忽聞牆外青年斯加爾斯的歌聲，白爾蝶娜狂喜在牆上握手)
(斯加爾斯獨唱)：

你不知道我心中的煩苦，
我夜夜夢中都夢見你，
夢見你天的模樣

(白爾蝶娜唱)：

快樂喲！你的聲音，

(斯加爾斯唱)：

白爾蝶——娜，
白爾蝶——娜，
美麗的少女喲！

(白爾蝶娜唱)：

阿阿！歡樂喲，你的聲音，

我的愛人，
我的生命，

(斯加爾斯唱)：

你知道嗎？

我心中的煩惱，

(白爾蝶娜斯加爾斯二部合唱)：

我夜夜夢中都夢見你，

夢見你笑的模樣。

(白爾蝶娜獨唱)：

早來喲！

我的斯加爾斯。

母親來了，我的生命，不可思議的。

早來喲，你！

(斯加爾斯在牆上現半身獨唱)

美麗的人，

把你手給我，

只是一句話，

你愛我麼？你告訴我。

(白爾蝶娜獨唱)：

少年喲，你用什麼來償還我的愛，你給與我什麼？

(斯加爾斯獨唱)：

阿阿！怎麼？我是十分的貧，只有一片赤心，假如得了你的憐愛？你真真的憐愛？

願把我的生命敬獻與你。

13 (白爾蝶娜獨唱)：

可愛的你，喲！

我恐怕不能如你的願望；
我愛你，
我的愛人。

(斯加爾斯獨唱)：

我的心都狂醉了，

要什麼才能譬喻我心中的狂歡。

(白爾蝶娜斯加爾斯合唱)

〔二人携手〕

青春的歡樂，

沒有更比我們還幸福的了，

(白爾蝶娜獨唱)：

斯加爾斯啊，

母親快要來了，

快快的逃走哟……

這是我園中的鑰匙，

明天的早上，請你悄悄的來。

(斯加爾斯獨唱)：

明天嗎，

歌詞

阿阿，等待着的事。

縱然是一瞬間，

不得見你，我的心都難過，

再會喲。

(母登場看見他們談話大驚)

(白爾蝶娜斯加爾斯合唱)：

阿阿！再會！

(母親走近他們面前，急烈的把他們的手分開，向着斯加爾斯，於是奏急烈的音樂，漸漸平靜。)

母「滾回去，小東西，猢塗虫！」

(斯加爾斯發出絕望的叫聲退場)

(母走近白爾蝶娜)

愚蠢的東西，你和一個什麼東西講話，你真正胡鬧，我們把這個植物的液體，和安加爾的花混合造成了這個花園你想一想究竟是爲誰家？那少年，我們和他什麼關係都沒有，我們的先祖吸了可怕的毒液的香死了，並不是爲他那一個像乞食的一樣的小東西以後決不許和他說話，

(白爾蝶娜驚恐)

白爾蝶娜：「母親，母親，請你饒恕，我錯了？」

(總在母親的脚下)

母：「你對於終身的事全不關心嗎？」

你說了什麼話，對於那一件事，你全沒有半沒打算，你又做出這樣事來●

白爾蝶娜：「雖然這樣，母親，我早早晚晚都想着這一件事，」

母：「可怕的事，我從前決對沒有想到，可怕的事我的力量，什麼都不能辦了，」
白爾蝶娜：「母親，請饒恕我，我雖然什麼都不能做，但是痛苦時時在燃燒着我的心胸○」

(未完)

和暖的春風

黛波

阿！春風，和暖的春風，渺茫的春風！

你實現了富麗的花園，你創造了世界的鮮綠，

你知不知？你已發現了成功的引線了○

鼓吹黑海之波起了雪浪的你，

送去人間寒酸與痛苦的你；

你那對自然的陽春的彈琴，

清脆的晨醒調兒，驚破了紅樓之夢，人生之迷。

你那微笑而美麗的芳姿秀容，

淺淺的微笑安撫了夢醒之魂，晨興之靈。

你會消滅了摧殘人們的霜雪，

你會搬高山之土，填滿了萬惡的深淵。

你拿了文明的消毒水，消除了人間的苦味；

你移了北國的黃沙，埋沒了滇南的腐朽；

那寄生之蟲可以自覺獨立之路，

那朦朧的監獄可以永不再去呆坐。

嘗昔時你指導着這些波浪大淹沒死灰的魔鬼，

有時你英武的一掃，有時是你微笑的妙痕，

魔焰的魔鬼就在此時滅絕了。

你是最麼勇，你是這樣壯。

我們將什麼文句祝賀你？

我們怎樣感激新生命的你？

這復活的靈魂，這復回的燕鶯，

你的兄弟貧窮的人，你的姐妹桃李之花，

他曉得！他們呀！

爲你影的魂，敵你愛的人，你們呵！

現實了自由和平，現實了自由和平。

呵！春風，和暖的春風，渺茫的春風！

你奔遍了世界，

你把這裏自由和平的種子散遍世界吧！

呵！看這世界開遍了美的花，

望這宇宙裝滿了愛的果。

＊　＊　＊　＊　＊

春風的敵人！

你腐朽魔兒的子孫，還在那裏罵什麼？

看！我們的春風來了，把你朽了的思想換新。

你說她不學三從四德，你說她不懂禮義廉恥，

你罵她傷天害理，你罵她人所不齒。

魔鬼們：你羞不羞，你羞不羞？

你不懂時代的背景，你不知文化的消長！

你只知娼妓賣弄妖媚的方法，

你只會吸盡民衆的血肉和膏梁，

你是中華的蛀虫，賣國的盜賊，

你受了祖宗的流毒和遺傳，

你受了封建基督教的束縛，自己不能思想，

還說「基督教還說什麼？」

你只能屬於腐化的統治之下，

你只有永做奴隸的資格，

你是時代的落伍者，你是潮流的反叛者！

看！我們和暖的春風來了，你變不變？你變不變？

是吾夢痕

(二) 夢痕

在精神物質兩方面都受着極沉重的壓迫的這樣的環境裏，不由得常常做着童年的好夢。精神方面老早就已找不到出路，物質方面險戲兒要到素衣素食的地步了，幸得住行兩項還不要花紙票。聽說每角紙票只換三個銅元，心裏禁不住地回憶到我童年的「精神療飢法。」

※ ※ ※ ※

我的個性，向來不好虛榮，不喜詐僞，一惟真實誠懇是尚；十三歲時讀曾文正公文集，頗有所感。曾某以求闕名齊，竊不自揣，欲以求實名齊，且自號曰求實子。當時曾輾轉反側地靜坐窗下十餘日，沉思默想，窺見虛偽的無價值和不足恃而一變猶取分數的人生觀。來省以後，博覽載籍，證以所見，更澈悟「求實」的價值和必要；矢志存誠地，腳踏實地地做工夫，等第觀或分數觀的得失榮辱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以後歷世漸深，見解較確，不惟世俗的榮辱毀譽，不足以動我的心，就是大人先生們所競逐的高官厚

祿，博碩榮銜，也不足以邀我的一盼，「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我大概是狷者罷！

我以為人們的活動，總歸是自由意志的向上，不該緣客觀事物的誘迫而轉移其方向。就是，~~而~~達到完全的「自我實現」——生來是怎樣的一個人，就該在真地任他發展，不有一分的天性被客觀的情態所抑阻。我們的「活動」，除了因為維持生活，不能不遷就社會幾分而外，何必一定要以「有所獵取」為目的隨人腳跟，磨滅個性，而格外奮勉，自尋苦惱呢？物質生活是最容易滿足的，我們何必「冤屈」心靈去博取物質生活所需要的以外的虛偽的事物呢？人們縱然「食前方丈」，衣必數襲，而一歲之所，究竟要幾多？物質慾望的滿足，只要稍具能力的人，都是不成問題的，至於精神生活的慾望的滿足，好似~~半~~夜裏學着走：看着已經走近，却又遠離開了；看着已在面前，却潜在幾千萬里外哩。我們幸~~也~~也可以說是不幸~~也~~而為精神生活的人，我們所求滿足的慾望，永遠沒有滿足的時期；可是像隨着星走一樣：走近了些了，便覺有些悚感；遠離開了，又激起我們的努力；這樣的「有了快感，有了努力」，就是我們「人生之神致」——利用提高我們的視聽言動，不屑隨俗進退，喜怒——「有所不爲」——這是必要的。不然，一方面因追逐物質界「過分」的需求，而有時不能滿足，便有了一番痛苦；他方面又因為要求心靈慾望的滿足而有時不能如願，又有了—番痛苦，于是所謂「快樂的人生」，却變成痛苦叢集之數了。無聊不無聊？

人們同是動物，具有動物性；動物所有的劣點，固然很不容易除去，有時還要暴露出來，但是一面想到人性的高尚的「人生」方面，便不覺一縷的喜歡，恐怖，嗔怒……

都是好笑的，不足以掀動我們的情感的——我們的情感也不屑被他們掀動的！那末所有的「物質觀」的見解就可以烟消雲散，我們的精神方面，也就「怡然自得」了。我們要尋求精神的解放，不妨走人們所取的途徑，因為人們所取的途徑可以入下世界，也可以入上世界的，但是我們不屑入下世界，不屑迷戀物質，那又何必像人們忿忿視地不安呢？客觀的人們的毀譽笑罵，吠影吠聲……不足以使我們感念，也不屑為之感念，一概可以不管。我們是「為我們自己生活」的，不是「為他人生活」的，那末我們的喜怒哀樂，當然要以主觀的我們的情感為轉移，萬不能隨客觀的人們的事象為轉移；就是人們要我們喜怒哀樂……主觀的我們的情感如果不願這樣，那末就不能表示阿諛逢迎，親承色笑的樣子，做人們戲弄的傀儡。我們有我們的見解，有我們模樣：人們以為極好的，我們以為極壞；人們以為可貴的，我們以為可毀的；或者人們以為極榮的可耻的，我們以為極辱的可毀的；如果我們的理智情感方面指示我們是這樣，那末都是極合理的。廣汎的說，我們的生活當以這種見解做標準——人生觀；狹隘的說，麵包問題發生的時候應當以這種見解為療飢解渴的方法……

※ ※ ※ ※

夢寐間都聽着人說，不能起火的多的很，索性票子的多的很，買餌餌度日的多的很；是人們都放不下臉去做叫化子，去做所謂的英雄豪傑！彷彿夢魂又告訴我道：你何不抄送他們這個防飢的方子呢！我恍然之後，便將這餘痕分送，當做我送人的餌餌罷！

校聞

一、本校訂購的萬有文庫第一期已運到。

世界書局出版的《萬有文庫》叢書，本校購到兩部：一部是牛裝，設高中圖書館；一部是精裝，置初中圖書館。精裝的一部還有由上海寄來的很精緻的一個書架。高中教育教員崔紹虞先生病故後，還有少數醫藥費尙未付清，崔先生同鄉擬將所讀英文書籍六十四本捐贈本校，經本校會議決定，酌償書價叁百元，俾資彌補崔先生後儀務云。這些書籍大半是哲學，教育學，心理學之類，師範科同學正好拿來做參考了。

二、校中新聘徐天鈞先生為訓育主任，並負指導同學課外作業的責任。現在高初中各班班會均已先後成立，每週定期集會，俾同學得以練習辦事演講學術討論等等。將來新教室完成後，實習商店和園藝作業等事，也必陸續辦理。

三、本校要想使辦事方面逐漸科學化，自本學期起，學生入學時均須履行註冊手續，現在註冊手續均已一律辦畢。

四、自本學期起，教務文賈兩處事務實行劃分，並清理歷年成績，嚴密地調製學生學籍簿；又擬徵集各項成績，調製教育統計，設立成績館；清理圖書，編製書目和目錄片；清理儀器標本，編製目錄，俟新購儀器全數辦到，設立科學館。

五、去年因寄宿舍狹小，特請欽興修；繼後想與其修建寄宿舍，只能容納少數人，何

若再請點數來修建全體受益的教室：這便是新建教室的來源。此時高初中小學幼稚園各處都已油刷過，只寄宿舍方面還未油刷，前幾天特由庶務處續辦此事，大約不多幾天，也就可以油刷歸一了。

六、校中幾次調製訓育標語，都因事中輒；現已實行計劃，擬用本牌製成，懸掛各處；並於牆壁上相當處所嵌入格言，以資觀感。

七、高中普通科新生兩班，先後共取錄一百三十五名。初中十七，十八，十九等三班先後共取錄二百四十五名，均已開始上課。惟各機關長官各縣知事猶紛紛來函請求補試，將來收納何處，終尚無法可想。

八、中學職教員待遇略有增加，小學方面亦應酌予增加以維生活，校中曾備文呈請核示現聞小學職教員方面亦已聯名呈請增加云。

九、去年會計庶務報告，只送至校長辦公室核閱，嫌其未能普遍；自三月份起，每月一次，油印分送中小幼各辦事處查閱，並佈告週知。

十、本校學生每年均點種牛痘一次以避痘瘡。校中昨購備痘苗數打，於每星期一日週會時間，由校醫沈種斧先生施種，現經施種者先後已數百人。

十一、本校組織大綱學則及各處辦事細則，施行已久，當茲推行三民主義教育之際，實有另加修訂的必要，昨已由校務會議推定人員組織委員會辦理。

十二、校務會議議決：學生中間有怠於練習寫作者，應早日再行宣佈，凡屆學期終了，由教務處收齊高中生中英文作文及數學演草，初中生中文作文筆記等項，詳加審

本校十八年下學期大事記

八月五日開始上課

九月十七日中秋節放假半日是晚寄宿舍學生開同樂會演劇

廿一日初級部學監添聘陳壽秋女史一員教務長劉璞生先生參與杭州暑期研究會畢回
校視事

廿六日開會追悼高中文科二班學生許叔貞初中十五班學生鄭奉瑤兩君

十月九日奉教育廳訓令委任楊代校長爲本校校長

十二日楊校長呈請收回成命另委賢能接替

十七日奉教育廳訓令據本校校長呈請收回成命另委賢能一案慰留任狀仍發

十八日率領本校高初中各班學生到西山三請閣大華寺等處旅行

十一月十八日起每隔三日由職員率領高中文二理二初中十十一十二等各班三年級
學生分日參觀各學校各工廠

十二日午前八時中央王代表茂如到校演講

十二月十五日前七時由體育主任率領中學部平車學生到城外馬路 上練習單車

十六日中學部畢業各班停課溫習

十八日中學部舉行畢業試驗

中學部未畢業各班停課溫習

(未完)

核，如撰作次數太少，不聽教師指導者，分別令飭旁聽或降級云。

雲南書博物館

83
0



校刊
第十二期

第十二期目錄

一個故事

魏芝

木匠 毒之花園(續完)

雲波
譯

湖上歌聲(詩)

萍薇

春在何處

行消

曉霞

華英

春日郊遊

煥英

是吾夢痕 (三) 心波(續)

萍微

華英

本校職業社組織大綱

煥英

民國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出版

定 價 每份銅元四枚

校

友誠半

編輯者 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本校職業社

贈閱



一個故事

瓊芝

朝晨的時候。日光便從玻璃窗上跳進室中來。室中睡着兩個孩子：一個是六歲的男孩不生，正在徐徐呼吸；還有一個是他五歲的妹妹如如。他們都睡得非常甜蜜，乳母坐在牀的側面，很柔軟地喃喃的說道：「這成什麼樣子呢？我從來沒有見過，孩子們，人家都吃過早飯了，還好像在半夜裏睡着……」

日光從地氈上面爬到壁上，後來跳到乳母的身上，不定的歡躍，好像要同孩子們來游玩，但是他們却一點不注意到牠，這時正在初開倦眼，似乎還不會睡足。如如撮小嘴，顰着眉尖，滿面堆上初醒的神氣道：「茶……乳娘……吃茶」。

小孩蹙着雙眉，一點沒有聲息，祇把雙小眼向四方轉動，將要開口說話，忽然聽得母親的聲音從食堂走了過來：「老貓的飯不要忘掉，因為她生下小貓了！」

兩個小孩子聽了這話，很驚奇的互相注視一下，突然的大叫一聲從牀上跳下來，寢衣也不換了，赤着腳一同跑到廚房裏去，並且叫：「老貓下小貓了！老貓下小貓了！」

廚房椅子下擺着一支小木箱子。這箱本是放炭的，現在却當老貓的產房。此時老貓的灰色的臉上現出非常疲勞的神氣，碧綠的眼藏着細小烏黑的瞳子，很憔悴，從她的神情細看起來，似乎她雖然有完全的幸福，還覺得不滿足。大約因為小貓的父親——她心中所深藏不忘掉的——此時不在面前。她平日很高的叫聲，現在已變成很柔弱的，和小貓一樣的悲鳴。

兩個孩子屏着鼻息蹲在箱子面前，動也不動；這時老貓忽然跳起來，把兩人嚇了一跳。那乳娘恰好追來同他們喃喃的說，他們一點也不理會，只瞪着兩對幸福的小眼珠，注視小貓兒。如如很高興的笑道：「呀！可愛的小貓，他的大小和老鼠差不多。」

小生用手指數着小貓，嘴裏說道：「一支，二支，三支，啊！有三隻小貓！一支是你的，一支是我的，還有一支給那個呢？」

孩子們把普通的遊嬉一概忘了，心中只有那小貓。當做世界上最珍貴的事件。這個時候如果有人肯出五斗糖果或一千塊錢向他們換一支，他們定然絲毫不躊躇的立刻向他們拒絕這個請求；雖然乳母和廚子極力反對他們，他們也不管。

在午飯以前總在厨下同小貓玩，兩人對於小貓先起了一番研究；不但研究現在的問題，並且研究那未來的準備；是要把一支小貓放在老貓身邊做牠的安慰，一支送給親戚，一支放在食堂裏捕鼠。

這時如如突然問道：「呀！小貓沒有眼睛不是要和普通的瞎子一樣嗎？」

這一個質問，使小生感覺非常困難，想不出正確的回答。他竭力使小貓閉眼，用手助他張開，用口吹，終於完全失敗。還有一件事是更使他們十分為難，就是拿了飯或別的食物去飼小貓，小貓頑固拒絕，不論什麼放在牠們的小鼻上都被老貓添去了。如如又道：

「這老貓是小貓的母親，但是誰又是他的父親呢？」小生答道：「真的誰是他的父親？」兩個人用極長的時間討論這個問題，結果還是互相譏諷罷了。

將吃飯的時候，小生的父親坐在椅上凝思。寫字桌上放着一個筆筒；小生把一支小貓放在上面，熱心的看着，一忽兒擎鉛筆向貓一觸，小貓吃了一驚就把筆筒弄倒了，父親厲聲道：「幹什麼？那一個？」

「那個？……爹爹！……就是小貓……」

「這個地方怎麼拿支小貓來？胡鬧的孩子！把筆筒弄倒地上去了你看見嗎？呵三，將可惡的東西拿去！」

吃着飯又遇着這種事情了：才進第二樣米的當兒，吃飯的人都聽見微微的悲鳴，仔細調查，原來如如衣袋裏藏着一支小貓。「呵三！把這貓拿出去丟在水溝裏，放在家中是不行的。」父親又發怒了。

如如同小生都很驚慌。他倆心中同時思忖，在水溝裏淹死是何等的殘酷的事情！於是他們流淚了，爲小貓的緣故，求兩親發個慈悲，饒赦這些小命。父親雖然答應他們，但是要他們遵守一個條件，就是以後不許再到廚房裏去看小貓。飯後兩個孩子從這屋走到那屋，從那屋走到這屋，很不高興，因爲他們不能再去看小貓。到晚上他們的叔父來了，並帶了一支狗來；他倆很是怕牠，但這時經實際上的考查，却發生了一種新感情。

○小生大張着眼說道：「這樣好不好？如如，叫這狗代做小貓的父親！」

夜間，兩個孩子在父親的運動椅上，心中很是焦灼。一個不留心，那狗跑到廚房裏去了。這時他們的父親正打着牌，母親在縫衣機旁起勁的做衣，他倆在旁邊看着，「唯……」小生正要同他妹妹耳語。

「阿三進來，面上現出失色的神氣道：「不好了！不好了！主人！那狗把小貓吃去了！」

小生和如如臉色發青，兩雙帶着恐懼的小眼睛注視阿三。阿三繼續說道：「主人！我到小箱子旁聽見格格的聲音，進去一看，牠竟把小貓都吃完了！」

兩個孩子心裏思想，以為一家人一定要飛一般的跑到犯罪的狗旁去責罰牠，不料他們兩親很安靜的坐在椅上，祇說這狗的食慾真強，而且都含笑容。過了一會狗來了，到桌子旁邊搖着尾，現出滿足的神氣；後面隨着一支老貓，豎起尾巴，向地很高的悲鳴。

「哈！小孩子已經十點鐘了可以睡了！」他們的母親說。

小生和如如便上牀睡。他們在牀上爲着殘酷可恨的狗不會受罰，祇是替那生活被踐踏了的老貓悲傷；結果他們竟大哭了。

木匠

「母親我肚裏餓了，怎麼爸爸老是不肯回來呢？」敏兒倚着母親的膝，小手指塞在口裏，兩眼含有期望的神情，呆呆地看着母親的憔悴的臉，急等着母親的回答。

「唔，怕是趕工吧！所以到這時還不見回來，好孩子！耐着吧，再等一會你爸爸一定買着很好的糖餅來給你吃哩！」母親拿着一件新衣，一針一針地縫着，夜神已漸漸地下降，竟像不許可人們再工作了；這時她手裏的活計已模糊了，針尖也不由手所指揮了，

雲波

不依次地亂竄了。

「誰叫他趕王呢？他不能整天地出去造屋子，怎麼我連一所新屋也沒有見過，他造的屋子在那裏？」屋裏的一切已分辨不清了，敏兒在這黑沉沉的矮小的屋裏，小小的心房忐忑的起伏着，如被引入了恐怖的窟穴中，頭容突然緊張，終於站了起來投向母親那充滿了愛的懷裏，緊緊地貼着。閉了眼睛，憤懣說。

「不要怕！讓我點燈，」母親只得將活計放下，撫摩着他那柔軟可愛的短髮；他躲在母親溫和的懷裏，經她輕慢的撫摩覺得什麼都不怕了，什麼叫恐怖，什麼叫飢餓，他一切都不知道；他只知道慈母的懷裏是一個光明之園，快樂的園中開遍了愛之花！

「呵！你看燈亮了，起來吧！爸爸快要作工回來了。」母親慢慢地推他起來，他聽了半信半疑，偷偷地張開小眼一看：「呀！亮了，真爛的亮了！不怕了。」他便暫時離開母懷，走到那半明不滅的燈下坐着；母親依舊拿起衣服在暗淡的燈光下，又一針一針地縫着。

「媽媽！這新衣給我明天穿着同爸爸去玩好嗎？」敏兒注意到母親手裏的衣了，嫩藕似的手同時舉起，笑驟驟地期望地指着說。他那紅柔豐滿的兩頰，雖在昏黯的燈光下，淺淺的渴兒，却顯得鮮美可愛。

「唉！……好孩子，不是你的呀！……是隔壁張家少爺的……」母親喜悅的面孔，忽而沉默了，變化了。敏兒聽了似乎不大懂得，靈活的兩眼，只呆呆地望着母親靜默了。

呼呼的冷風，從那裂開了的牆縫中透進來，直向着敏兒母子們的身上亂竄，敏兒受了牠的侵襲，不期而然地說道：「媽媽！你看我們的這屋子，已大裂小縫的了；爸爸天造的是高樓大廈，怎麼不造一所給自己住呢？自己的屋子，却是很矮的很小的……」

「……孩子！……靜一會吧，不要儘着地問了。……乖乖地等着糖餅吃吧！……」母親只得來禁止她的發問，免得他愈問得起勁，心裏却引起了深裂的傷感。

敏兒知道自己的發問失敗了，不敢再說了。小小的腦海裏，只等着糖餅的到來，想着糖的滋味，小口不禁微微地一動，睡誕早已拖下了。

屋裏漸漸兒沉靜了，只聽得母親的拉線聲，和敏兒的咂舌聲……

毒之花園

(續)

麟譯

(白爾蝶娜獨唱——持花)

這一朵紅花，
心一樣的紅，
血潮一樣的紅，
這是我的心的影像，
敬獻與你！

7 (阿列克西士獨唱)

世上的幸福，

我全都知道了，
像這樣的歡樂，
我還沒有經過，
我如何還不接受，
你的赤心。

(白爾蝶娜獨唱)

請你和她接吻！

(阿列克西士獨唱)

忻喜之極！

(和花接吻)

這紅花的紅，
是愛人血潮的紅，

花的香不是你的香氣？

阿阿阿阿，

白爾蝶——娜！

美麗的人，

我的心中怪異的煩苦，
阿，我的愛人！

(白爾蝶娜獨唱)

我對你，

怎麼樣好呢？

請你，在我的腕中休息。

(阿列克西士獨唱)

請你把手給我，

請你給我，

阿阿，我怎麼樣好，

我的胸中煩苦，

阿！阿！阿！

白爾蝶——娜

白爾蝶——娜……

……白爾蝶——娜……

(阿列克西士在白爾蝶娜的腕中斷氣舞台漸暗至歌終時呈最暗的青色月光照着舞台)

(白爾蝶娜唱)：

阿阿阿阿殘暴呀，

殺了一個少年，

可怕呵我家的呢，

Io
e

阿阿阿阿阿！

我的身子清白，
比月光還要清白。)

(母携二奴隸退場)

(母：(小心的安放)

(奴隸連伯爵的屍體下)

(母獨唱)：

我的女兒哟，

去休息吧！

夜已深了。

(白爾蝶娜獨唱)：

母親哟，

把手給我，

(母蝶一部合唱)：

我們去休息吧。

(二、退場，舞台全暗，夜之精舞蹈，夜漸明，青尔斯加爾斯登場)
(斯加爾斯獨唱)：

(白爾蝶娜)

(白爾蝶娜着白綵衣留心着母親的監視秘密營場)

(斯加爾斯可愛的斯加爾斯我爲你拋棄了母親的命令，破壞了母親的意志。)

斯加爾斯：「阿阿，白爾蝶娜！」

白爾蝶娜：「莫要近我，恐怕我的魅力，你要快快的走，讓我和我的悲運掙扎」

斯加爾斯：「有什麼事？爲什麼有這樣慘酷的事？你愛我嗎？」

白爾蝶娜：「我愛你，因爲愛你，我才說這樣的話，你快快的逃走，我不願意殺你；我的身子，我的呼息全浸潤在毒液當中，這美麗的花園是一座恐怖的花園，我不殺你，你對於我早的斷了念罷，早早的離開這兒。」

斯加爾斯：「我願意我是你的，我能够和你一齊死去，再沒有比這更幸福的了。」

白爾蝶娜：「阿你去到那邊向這可怕的園中聽我說我的悲慘的身世。」

(白爾蝶娜撓着斯加爾斯的手走向園中最美好的地方坐在櫈上，細語。)

白爾蝶娜：「我的先祖是奴隸，奴隸的自由，就是飢餓，我的祖先中的一人，奉主人的命令去熱帶採取安加爾的毒液，經長期間的旅行，把毒液采了回來，奉與主人，主人把毒液塗在箭上，幾次打戰，都得了大勝利，我的祖婆始終爲了毒液而死，殘留到最後的一個寡婦，對可惡的主人——勝利者的一族，要施行恐怖的復仇，盜去了毒液，和自己的家族研究種植毒花培養毒液的事，因此，我們的家族，代代都培養毒液，我們的血管中，流湧着的都是毒血；我的呼吸，浸入於

芬芳的毒氣中，和我接吻的人必得要死，觸着這花園裏的毒花的，也是要死，被咒呪的勝利者的子孫們迷戀着我的態樣，每日都來到這園中，我對於這些被送在死神手裏的可哀怨的人們，微笑着取着毒花，是於和這花接吻的，都喪失了生命。

斯加爾斯：「阿阿，可愛的白爾娜蝶和你接吻而死，就請你吻我，請你給我毒的甜的吻，叫這美的花的毒液注入我的身中，叫戀愛的火焰，把我的身體燃燒。」

白爾蝶娜：「可愛的斯加爾斯，你不怕死，我真歡喜，我知道純潔的強烈的戀愛，我和你一全死，（起立）你來吻這毒花。」

（持花向斯加爾斯）

（白爾蝶娜獨唱）

阿，愛人喲，
和這花接吻罷！

不要再躊躇阿，

在罪惡的深淵，

我的身子被純潔的戀愛淨化，被可愛的你抱擁着，真的，我的身軀十分的歡樂。」

（斯加爾斯獨唱）：

純潔的少女喲！

燃燒在我心中的戀愛的火燄，

縱把身軀燒燃，

被可愛的你抱擁着，

我的身軀，真的，是十分的歡樂。」

(二人歡樂舞蹈倒地後合唱)：

斯加爾斯

斯加爾斯

白爾蝶——娜

白爾蝶——娜

白爾蝶——娜

白——爾——蝶——娜……

(兩人倒地死後花精蝴蝶登場作哀悼舞)

湖上歌聲

萍微

幕——

聽了使人沈醉。

湖上有悠揚的歌聲，

委婉而動聽，

這是男女們受了愛箭的內心的歌音，

牠呀——牠！

高亢而響亮，

這是資本家與軍閥的內心的歌聲，

牠呀——牠！

聽了使人愁恨。

向着認清了的路道前進，
前進呀——前進！

春在何處？

楊打清

悲切而悽清。

這是被壓迫者內心的呼喊，

牠呀——牠！

聽了喚起人們革命的精神。

~~~~~

湖上有古怪的歌聲，

嘈雜而不明，

這些是無智識的羣衆的內心的不足的叫

喚；

牠呀——牠！

聽了使人煩惱。

~~~~~

湖上有各樣的歌聲，

激起我各樣的心情，

抖擻我的精神，

請你去問

「我」道，

你住在何處？

春姊兒呀，

披紅衫的桃花，

曳翠帶的楊柳」。

請你去問

「我不知道，

你住在何處？」

春姊兒呀！

歌舞囁嚅的黃鸝，
細語呢喃的紫燕。」

※ ※ ※ ※

春姊兒呀！

你住在何處？

「我不知道，

請你去問

簇滿了的青山，

漲滿了的綠水。」

春姊兒呀！

你住在何處？

「我不知道，

請你去問

一片片的東風，

一絲絲的細雨。」

晚霞

晚霞燒破了西山，

海中起了火船，

我煩惱的坐在舟中，

忽受這火焰的燃燒。

春日郊遊

煥英

朝露還在昏沉未醒，

萬綠叢中已來了幾個遊春的浪人。

○ ○ ○ ○ ○ ○

斜視着小溪的柳影，

表示出脈脈柔情，

一陣微風吹過，

溪水也現了一絲絲的笑紋。

○ ○ ○ ○ ○ ○

鮮草密密地吻着我的鞋尖，

和風款款地吹動我的衣裙。

一路上清風吹着紅花綠草；

鳥兒唱着清麗的歡迎之歌，

都彷彿對我們點頭鞠躬，

好像對我們說道，

遊人呀！

春天如同你們的青春時代啊：

是吾夢痕（續）

（三）片斷的心波

七

從事頭腦工作的人，若是不肯勞動或運動，一定要變成「豆腐」或「寒暑表」去，好似久浸在鴉片煙缸裏的「國粹」。現代生活，一要具工農的身手，寒風烈日中屹然不動（忍苦耐勞，能處窮處賤）；一要具多才多智的頭腦，八面玲瓏，泛應曲當。我們千萬不要自己自重好似封建時代的智識階級一樣罷。

八

父親來信說，闔家平安，只是——啊！我實不願再提起了，反正我是家庭的忤逆，不知來生能否懺悔得完！

可憐的生世早已枯竭了我的淚泉，再度的悲哀只有眼底的鮮血可以顯示了。

九

我現在做販賣靈魂之勾當，但覺全副精神，好似几上之肉，今日四兩，明日半斤，行將逐漸售去以換取滿足動物性之麵包，清夜自思，感憤曷極！

十

我整日販賣靈魂，弄得生活日益苦痛，無術自拔，許是前生修積太少！「爲善必昌；爲惡必昌，祖宗必有餘殃。」封建道德這樣告訴我們：可是就我有生以來時時聽到的

光華這風而言，也用不着愚小子替他們來遭殃。

十一

隨事如果沒有「定見」和「定識」，只是一向做「搖動份子」，隨風飄蕩，那真可憐極了！天天只是望着趕熱鬧，終於彷徨于街頭；用不着太執着的講罷，可是例外也實在很少了。

十二

聽說烽火又起了，我一向只是詛咒，現在却好似另有一種反人生觀，只是喝采好了。反正除惡向來未盡，樹德向來未滋，我既不能爲超人而又不能爲庸俗，可是要想消煩，却不能不勉爲庸俗，吾贖糊塗地度將過去：許便是人生之謎！

十三

M 生由滬來信，已經半年多；他第二次來信也堆積案頭半月了，還沒有回證。老是急忙過日，不知怎的又有這麼多日子？說來自討沒趣，這樣的環境產生了我這樣的蠢才，在這樣的環境裏生活，除了老是這樣外也只有老是這樣了。

十四

越在社會羣衆中周旋，越向社會的底裏刺探，便越感得隔膜，冷感，無情，自私，以人爲工具，臉上長長毛……最後便得到一個結論：人即是（？）。呵呵！以前的乳臭未乾的我，真料不到青天白日的世界裏會有這般的鬼蜮，該倆！

十五

我之識見，自量未落平庸，不過時有偏激之情緒發生，不能自抑，蓋 *Hysteaja* 為屬之體也。我自信：見事理極真，名利欲極淡！悲觀消極之語，本屬一時之感慨，樂觀積極之心，亦不過言時偶一湧現而已。

十六

在濃雲密佈，嚴寒逼人的當兒，度着舊歷的新年，除了一向在安樂窩中過慣了的幸福的寵兒，誰也不免有幾分悲涼之感罷！過中華的兒童們是多麼的活潑，歡喜，那知成年的父母們至多也不過只能以憂患餘生的苦笑來陪伴着呢？

十七

呵！命倒容易革，「心」難革罷了！我一向主張革命一定要先「革心」，現在本黨革心的工作還有許多脫不了以前裝點門面的老調兒，如何得了？讀罷革命的人生觀，不禁喟然！

雲南省立第一女子中學校職業社組織大綱

第一條 本社爲本校畢業學生實習工商業場所

第二條 本社基金暫定爲十萬元以五萬元爲官股呈請教育廳撥給以五萬元爲私股就本校職教員學生募集之每股定爲五十元以湊足十萬元爲率若不足十萬元之數得募普通股

通股

第三條 本社分設左列六部

1 教育用品部

2 藝術部

3 縫紉部

4 女子剪髮部

5 醫藥部

6 雜品部

第四條 本社擬照公司營業性質設左列各職員

I 社長一人由本校校長兼任之

2 董事若干員 教育廳管理局各派一員至二員 本校校長一員 私人資本每十股選出一員

3 部主任每部一員 共計六員 由社長儘本校教職員及股東遴聘之

4 學習員及辦事員 凡在本校畢業學生均得充本社學習員 學習時期以一年為限期 滿辦事熟練者派充辦事員 並得升充主任

第五條 職員職責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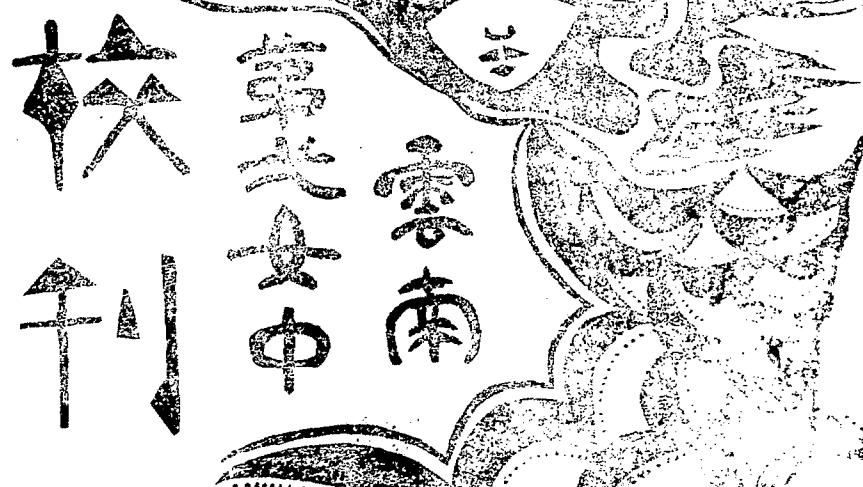
社長職責

- 1 計劃進行事項
- 2 任免各部人員
- 3 審查各部貨品

- 4.稽核各部帳目
 - 5.監督各部人員
 - 董事職責
 - 1.清查各部帳目
 - 2.指導各部進行事項
 - 3.稽核各部人員勤情
 - 4.籌劃推廣及改進營業辦法
 - 5.規定福利及各部人員俸薪津貼
 - 部主任職責
 - 1.採辦本部一切貨品
 - 2.管理本部銀錢出納事項
 - 3.指揮工作人員
 - 4.商承社長及董事計劃進行事項
 - 5.核算每日出入帳目
 - 6.考查工作人員勤惰及成績
 - 7.每月造具營業報告一次
- 第六條** 董事會及各部辦事細則、工作人員服務規則、集股細則另訂之。
- 第七條** 本大綱自核准之日起實行。

83

〇



第十四期目錄

廢除舊節議

秀華

新歸(二)

驚波

擬狂言一篇

汝貞

平凡的悲劇

陸和

是吾夢痕(四)(五)

如蘭

校聞

基和

民國十九年八月世賢出版
定價 每份銅元四枚校友

滅半

編輯者 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本校職業社

廢除舊節議

秀華

現在生活這樣的艱難，看起來真是有些怕人的，莫說受經濟壓迫的不得下台，就是一般富有的，都是很感困難。推其原因就是財政空落，財政支绌的原故。我們既是在這種千斤重的壓迫之下，那麼對於用錢方面，就不能不加以節約，不能不加以注意。我看社會上有好些事情，都完全可以廢除掉呢！如過年過節，是我國風俗上相傳的一種陋習，無論有錢無錢的，家家都要買些果品呵，糖餅呵，肉食呵，有錢的是有錢的辦，無錢的也要勉為其難的辦。但是每逢節氣所備辦的那些東西，大約都是些對於衛生不十適宜的，吃了不僅沒有益處，並且還有害身體呢。你看家家每逢過了年節之後，都要病着幾個，因之金錢也就兩方面的損失。照這樣的證明，過年過節實在是有害無益的呵！四據我想來處在這種生活艱窘，百物騰貴的時候，與其把金錢拿來消耗在這種無益的地方，不如拿來添作日常的用度，對於實際上還有點利益。所以我希望我們受着萬般苦難的同胞，趕快把這種年節的陋習廢除，那麼每年這些無聊用費，有得的也不少，也是解決經濟壓迫的一種消極辦法呵！

新屋二二

黛波

民國十九年誕生了，女中的新生命也真是產生了一線。新時代的春天到來，已經提示着人間的改起，——女中，風雨中戰鬥着的女中，她將在春的風光之中，找到了

一點永久的贈品，尋到了一點生命寄托的所在。她是久經殘冬冰雪的摧折，她是風馳電掣中閃耀着的明星，現在恐怕是她美好的幸運到了吧！被壓迫了這如許時代的她，被欺侮了這如許年華的她，可愛的春光多被魔水流去，每回的新生命的萌芽，多被豺狼們吞噬了。呵！過去的已經不堪回顧，只管現在吧！現在她的人生，雖也有過被踢的傷痕，被戮的血跡，幸而革命的春風療治了她的創傷，時代的波濤滌盡了她的血跡，處在這樣下面的她，想可算一切勝利充滿了；然而敵人們依舊要阻止她的發展，她經了幾次的抵抗的會議，遭了多少的怒目的爭執，好容易得了一點滋養生機的蜜汁。

十一 女中的建設問題早就應當提起，但是處於半開明的社會中女中是否有建築一屋之地。四、女中是否有無量之金錢？築屋的工人當然早就等着了，工作的方針也早就計劃好了。但是，只欠着金錢，只差着買材料的金錢，這樣，這樣，活活將許多年華埋去；到現在希望總是有，然而費的力也就不少。女中的師長，不知有幾許說破喉嚨，不知有多少期熬乾心血，在這金錢的塵海裏，好容易得了三萬元的經費。

從教育局拿到了三萬元時，總算那金錢的魔力大，木料磚瓦，一切一切，都聽錢魔的驅遣，蜂擁似地奔向女中的大門來了。

學校開學，學生們都一羣羣拿了書本去上課，那朽腐而古舊的教室，那空中頹圮視線的柱子，都一概一概的推倒了，呵！這是何等痛快的一件事！

飛燕似的春風，雖然每回翻起了敗落的黃灰，這却是每個創造的過程中應有的景緻。在清晨露潤的時候，我們曾經徘徊到那堆着木料的後園裏，木工們擊光亮的東西，一

層層把那樹的邊去剝去，到剝削完後，又用了推子去把她不平的地方推平。但有時那些木料都是高低的，木工們又將每一棵棵砍齊。

我們是隨脚跑進了這木園，叮叮的聲音總是重重的在等距離的時間內響着，木汁的幽香偷偷地總是走進鼻中。看呵！那四處都是橫七豎八的推着白木，這地面上也是蓋着小片兒的潔屑。呵！這木園，這真為美妙的木園，春陽照着如何的美麗，月色襲着如何的純潔！片片的落木軟軟的堆積，腳一起一伏的響聲好像許多靈魂躲在這兒呐喊，這是多麼的神秘！呼呼的聲音是木匠喘吁之聲，汗雖流濕了他們的衣，總不肯一刻停止工作。

十
，那裏就是我們甜蜜的樂園。這可愛的樂園，時時都引起了我們欣賞的心；頭腦的昏暈，白木的幽香可以漏清；心弦的波動，叮叮的音響可以調叶。有時是雨打濕了堆着的木頭們，有時是大雨泡着地上的屑兒，好似白雪裏雜着了白骨。木匠們將那純潔的新棟，純潔的柱木，方方正正的立起了屋架，上好了一切材料；每回的仰頭看望雄高的莊嚴的屋架，即時感到了這是木工們整日呼號的成績。

一天一天的過去，堆着的磚土漸漸減低，屋架的四邊圍砌着精緻的石塊做牆脚。牆腳應當用堅石，好了，這房子已得到堅實的精緻的基礎了。這堅實的基礎負着千鈞的重擔，永久的立定了，任是鎗聲砲聲恐怕也不易加以震撼吧！呵，堅固的基礎，總算是整齊的立定了呀！

泥工一天到晚拌水泥，合石灰，小馬兒一天迎着春風駕石磚，駕土基，雜工的人們丟石磚，接土基，變着腰勞動，蹲着砌牆的却一天天的爬高。

到現在新屋的形狀也可以明白了：樓房上下共七間，分作六個教室，牆壁是外用磚扣，內用土砌，其他一切的裝修都是中西合璧的。——監工的領頭，一天坐着看工人們做，正像一個木做的偶像，有時也許他是示點威風，却督着工人不准休息，慢一點還要叫罵，口叫渴了，便擎壺兒喝，這是工人社會的現象呀！

女中新屋建了兩月將要成功了，現在已看得見工人安窗上板。我們在教室中每日的十講讀，一天工作的叮噹響聲，雖然妨害了我們，但是建設的道路是少不了這樣波浪的，一時的擾亂不關什麼，將來的希望是廣大無垠的。我們的新屋將要成功了，加上顏料的四點綴，將是一座何等美麗的新屋呵！

新屋造起，我們可以不再向這隱匿了白字的黑板訴苦，也不去向阻住視線的柱木生期氣。假若我們搬進了那光明合宜的新屋裏，我相信隨什麼都可以不被柱子遮去了，這新屋將使我們怎樣？這新屋將給我們些什麼？

擬狂言一篇

汝貞

——阿彌陀佛——

5 盲甲 天下事真不可預料，曾記當年做少爺時揚威耀武，如今落泊如此，唉！好不慘然

跛子

影老兄舊事莫提了，到野外走走去。

盲甲

是；我們一路走，順路約約謹老。

跛子

謹！說着說着已是謹老的門前了——謹老在家嗎？

盲乙

喳——在。

跛子

來到貴府非爲別事，只因今天影老哥提起舊事，不覺慘然，想到郊外走走，特請你一陪·諒不見却？

第盲乙

好極！好極！天氣炎熱，應該這樣。

盲甲

去郊外玩耍，本是一件趣事，若是再加一樣東西，真是趣上加趣。

十跛子

嗚！什麼事呀？

盲甲

猜一猜。

四盲乙

我說一定是酒。

盲甲

對呀！還是老謹聰明。

期跛子

我覺得再加點其餘的下酒菜更好。

盲乙

不錯！加點花松，涼鷄，葱花醬……這類的菜下酒最適宜，到了郊外也才

跛子

把謹老的提盒拿出來，可多帶些東西。

盲乙

可以；不過有一層壞了。

盲甲

不要緊，缺點兒拿出來！

盲乙

嘴——提盒在此。

跛子

咳！把錢也忘了，今天又只好擾你兩位了。

盲甲

昨夜打道華的生意還不錯，今天算我做東道。

盲乙

盲甲
昨夜頭悶，小張來約，我沒有去，零錢也用完了，擾你真不好意思。

跛子

既是如此，拿出錢來，不要口裏說，手却不動。

盲甲

好朋友用不着客氣。

十 跛子

盲甲
是！就請你去買吧！

十一

盲乙
當得！當得！

盲甲

好香的味道。

四 盲甲

買好了嗎？

跛子

是；可動身了。

期 盲乙

那末，起身了。嗰，嗰，走路留心！

盲甲

嘴！

盲乙

今天好倒是好玩；不過這樣的遊要不怕旁人笑話嗎？

盲甲

嗰；管他的，請他們莫要笑，笑了也要學我們的。

7 跛子

說着說着，已到郊外了，啊！青山綠水，真好風景。

盲甲

不錯，我也覺得四面都很靜寂，一定是郊外了。

盲乙 可惜野外的風景，不能飽我的眼福，可嘆！可嘆！

盲甲 不要悲傷，內心愜意就可以了。

跛子 好涼風，妙成！妙哉！

盲甲 我心裏也覺得爽快。

盲乙 我心裏也覺得暢快。

跛子 正是，心裏的恨事都消散了，可是這樣要靜的走路。很無趣味，你倆老說個調

第 子——應該是洋琴帶來，那才是樂趣無窮！

盲甲 嘴——哈，謹老我倆來唱。

第十 盲乙 對對，由你唱起！

盲甲 請莫要見笑，不對的地方請指教指點。

四 跛子 不敢。

盲甲 「自從盤古分天地，七事八事都不平。有的住高樓大廈，有的住山洞，山洞還會倒，男的偏比女的高，有些人生得太美，使得人心醉神迷，有的則生得怪醜，要人欲作三日嘔。還有麻上加麻，二目不明的人，更有的是弄槍打砲，日走百十里也不算勞，跛子們走路却又是一拐一捶。可嘆，可嘆，真可嘆，高高矮矮，貴貴

賤賤，美醜醜，跛跛瞎瞎，站滿了地球……」

跛子 好是好，心裏不免有些難過！

◆乙 待咱來唱唱，「人家說大理有三寶，石頭打牆不會倒，大風吹不進屋，姑媽叫嫂

嫂，大理府地動山搖，爲的是石頭打墻，壓壞了老翁小小，奇哉，怪哉！石頭打

墻不會倒？大風吹不進屋，姑娘又會叫嫂嫂，哈哈！」

跛子

盲中 痛快，那日有機會也到大理要要。

盲中

路也走多了，可要就此休息休息？

盲中

這兒已是鐘鼓寺門前，不但地方雅潔，而且幽靜，

盲中

這是更好的了，謹老把提盒打開，酒壺也應當拿出來倒酒。

盲中

贖！

跛子

我乃此鍾鼓寺的住持是也，只因在寺裏困倦，到外面來走走，好涼風！——呵叻！

寺門的旁邊有三個人吃東西的樣子，哈哈！兩個瞎子一個跛子，真有趣——嘿！

期

盲乙

一切都預備好了，吃罷！

盲甲

好，把酒倒出來。

跛子

是，「骨都骨都……」，好味道，你們吃呀！

和尚

真不出我所料，你看他把菜盒都拿到樹邊來了，——咳！他又過去對付他們了

盲甲

○奇怪，他拿酒壺到池塘去做什麼？啊！原來裝了水去作弄他們。

跛子 我到那邊小解就來，酒在這裏，影哥領吃吧！

10 盲甲 是是！走路慢點，莫要跌交。

跛子

盲乙 傷倒呀，免得他回來我們又吃不過他。

跛子 多謝！（得意的冷笑）

盲甲

跛子 快倒呀，等你試我的手段。

第十 盲乙 怪哉！怎麼全無酒味？喎！水呀！

盲甲

盲乙 自辛苦，走許多路，罷了吃菜！——呀！菜呢？影兄，拿過來些呀！

四 盲甲

盲乙 什麼？叫我拿什麼菜呀？菜不是要放下了嗎？——呵！當真是往那裏去了？明明

期 盲甲

盲乙 是你完了。

莫要東拉西扯，他不是不在這裏嗎，明明是你吃了。

你說話真是豈有此理！我何時吃着，分明是你吃了。

怪事！我放在此地的菜呢？……啊，打鬼打鬼，一定是鬼把我們的菜吃了：

……見鬼！害人反害己……咳咳他們吵起來，一不做二不休，再來要要他們

盲甲

呵呀！怎麼打起我來了。

盲乙

呵呀！我並沒有打你呀！呵呀！你怎麼打我？

跛子

呵呀！你們不要打了。

盲甲

老頭！你勸架就不該打我呀！

跛子

放屁，我好意勸你們，還說我打你，真是好心不得好報，我也不是弱者，打！

第盲乙

呵喨，打死了！

盲甲

呵喨，打傷了！

第十
跛子

呵喨，你們真能幹，把酒菜也吃完了還來打我。

和尙

(合掌)阿彌陀佛，你們爲什麼打起架來。

第四
跛子

瑾老這個死畜生，吃了東西賴我吃，並且買東西的錢還是我出。

期

我才那邊一轉，東西就被他倆吃完了，我來時他倆個在這裏打架，我有心勸勸他們，倒打起我來。

盲乙

當着善人發誓：我沒有吃着，是她先打我的。

和尙

算了吧，事已如此，還說甚麼，到底是那個吃了？千錯萬錯是你們錯，因爲你們既已來到寺廟，就該進去燒香磕頭，掛點功德，那麼不會起事了——南無阿彌陀佛！

口盲甲
盲乙
背時！
倒鬢！

荃和

平凡的悲劇

下午同暮起秋的約，通信數月而未謀面的秋，相見之下，不免生疏又是客氣。

在那小小的客廳裏，大家圍着團禪談天。外面雨聲不息的敲着玻璃，好像冤鬼的泣訴，又如失意的愁號，又如重病者的呻吟。這些聲音，細碎的打進我們耳鼓，心中却起了一種不能描擬的心情，屋中的空氣也在這時現出十分緊張的樣子。

這樣的空氣，又繼續了好一會。秋現出很強勉的神氣說：「今天你們來是同我玩呢，還是來呆坐着給我看？」經她這一說却使我們大笑了。

過了一會，琳有深思似的說：「我有一個舊同學在⁽¹⁾城教書，你這次來不是由那裏過嗎？可知道她的消息？」這當然是問秋了，秋凝思良久便說：「是不是⁽¹⁾，她不是瘋了嗎？說起來真可憐呀！每天在學校裏只是昏說，有時又會亂跑，聽說她以前學問到不錯呢，怎麼會瘋？她的家庭怎麼不管她呢？」

琳聽到這裏，眼中滲了無限的淚痕，便說：「唉！你們天天躲藏在象牙塔裏，那裏知道塔外有這樣可悲事情？」⁽¹⁾的母家也很好，只是她沒有父母了，被家庭強迫着結了婚，夫家便很看不起，不久被逐了出來。你想她受到這樣的打擊，更要如何的難過。

「被逐以後的她，夫家是不能再住了，回母家呢，父母却死了……哥哥雖然好，只嫂

嫂呢，可不是好惹的。從此她的生活更陷入了悲境。

「從那時起，因為生活問題，胡不四處找事，聽說有一次被介紹去F城教書，因為在教室中打瞌睡，又被逐了；後來運運便有些紊亂，但還不十分重，這一次失業回省來，不幸又遇火藥燭發，她的住處又被損失，由此就真為一個乞婦了。」

「當火藥燭發後，她哥嫂是有吃有喝的，她却只討着粥吃，我因為她太可憐，力城請教員我便介紹她去，誰知她更瘋了！唉！世事還有比這更可憐的嗎？可憐兒時的朋友們，一個個都是埋身在這惡社會裏！」

琳說到這裏，外面的風雨仍是不息，時候已是黃昏，我們都在這可憐的空氣中作着永久的默默！

四

雜感錄

如蘭

期

(一)

日光從天上消隱了，空際布滿了暮靄，一切都顯得渺茫和暗淡。

我孤立在自來水公司的引水池旁，望看那一潭靜臥的水。

風也沒有，浪也沒起，堤上幾顆枯老的小樹，毫無生氣的垂着幾片稀疏的殘葉，遠近飛舞着幾個蚊子，可是連嗡嗡之聲也聽不到。

我仰見荒涼的人來，想到慘白的人面！

忽然有許多泡沫從池底冲上來，散在水面上。我明白了，遠見這池塘的「生命之源」

I₃

沈潛的小絃有了微弱而輕鬆的顫動。

若是我的心好比池水，那麼我也有思想的泡沫，但我的泡沫並不起於企慕與感激，而多半是憎恨與嫌厭的波動。——充滿了惡意與不詳。

(二)

春晚的斜輝顯示太陽最後的溫柔。流光漸逝，大地微涼，遠山好像一大片烏雲，天幕般低下垂地而山頂出現一條血紅的錦帶。

第十 錦帶飛舞了？色調更深厚了，火龍一般活潑，看誰在弄這天堂的妙技？

這一邊白雲深處，有帶笑的仙女睡眠；那邊黑雲端上站着披髮祖師。

我要飛起了，我已不在這地上了！我的精靈繩着那錦帶了。

呀！這重濁的肉身！我哀泣着。我跪在草地上，很嚴肅的像一個白衣女尼的祈禱，

這一剎那文藝女神的化身，激得起但丁的幻想、拜倫的熱情。

(三)

我們害的是無藥可醫的癱瘓症。她的徵候是良心麻痺，神經硬化，意志薄弱，于是苟生，苟死，苟言，苟行。我們的生命比莫昏月下的影子還輕淡，比黎明時候的鬼魂的面目還模糊……

冰刀一般尖利冷酷的箭，刺入心的最深處，流出一點鮮紅的血，感到真的痛苦。那一剎那必分外的覺得人間的悲哀了。

前有追兵，狂奔了十日夜，一旦得以歇脚，疲倦不堪，頭腦模糊的那一刻，必定覺得生存的安適了。在覆舟中和戀人熱烈的擁抱着，那一剎那必覺得愛的甜蜜了。

我願意受痛苦的劍的創傷，不願喝一滴淺薄的享樂的酒來麻醉自己。

(四)

第

拂耳的微風，眩目的長虹，都是一切過去的象徵呵！——紅累紫一樹的林檎，鳥兒來啄，虫兒來喝，孩子們來攀摘，但何嘗就是她的不幸？最難毀滅而却無從回憶的：是十一晉間的偶然，是偶然間的一瞥。——夜深人靜的殘月！你爲着誰明？嬌柔輕薄的柳枝！你向着誰舞？嗚嗁咽咽的憐家的小孩！你更因着誰在啼哭？我的朋友，假使因爲星們四和你眨眼你就養了，那你只好長夜垂首不動罷！——花啊！嬌嫩的花啊！燦爛的開放你自己；猖狂的蜂蝶兒，只好爲你添上了無限生意。都是生命的認識啊！——泉之聲，月湖之影，——天際之流雲，——殘落在地上的花，是要比樹上開着的還更可愛，因爲她們爲了美果的長成而犧牲，不是被侵迫於狂暴的風雨而凋零。

琵琶夢痕

(四)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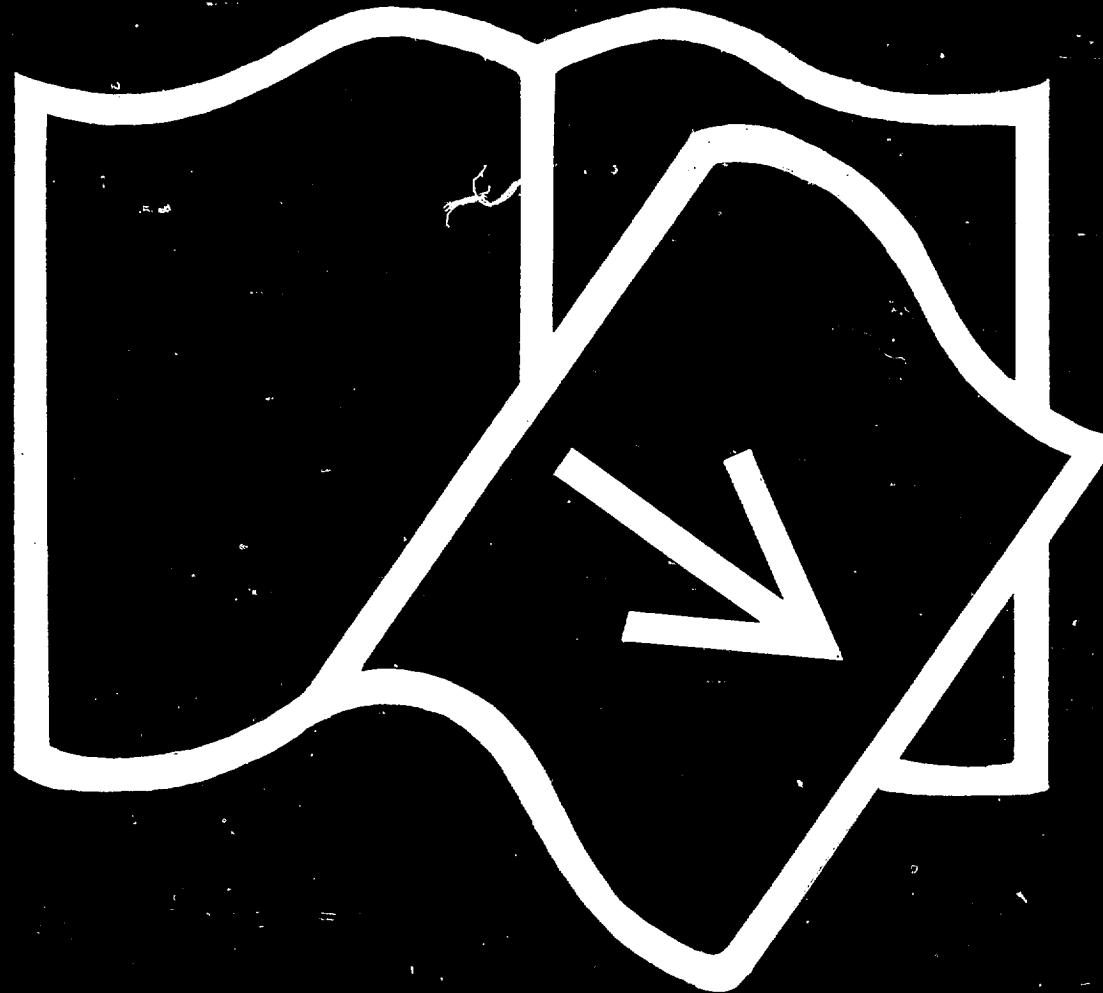
15
我一面要和掙扎，做點學問工夫，一面又要想免除孤寂，多找幾個朋友談笑。結果，後者得勝的時候，我的心靈便時時不免打罵的痛苦，就是到死也不甘心自暴自棄，

到死也不甘心埋葬在勢利的腐臭的黑土中！但是當前考得勝的時候，若遇身心徧爽，孤燈苦讀，也還自有樂趣，只有疲乏厭倦的當兒，靜坐斗室中，黑魑魅的壓迫直使我的呼吸喘不過來，感到萬般的另。鼠兒貓兒的奔竄，窗外的談笑聲，脚步聲，呼呼的風聲，瑟瑟的庭中的樹木聲，直將我的心靈鑽成蜂窩似的空洞，逼成無主似的遊魂了！偶然用大剪來枉顧，「要水嗎？有事嗎？」地問着，幕地裏驚醒過來，動一動身子，轉一轉眼睛，好似室中添了成分暖氣，顫抖中感到愉快的一剎那，呵！只是一剎那呀！靜寂了一陣，情不自禁地又想到街上向屍叢中亂奔，亂奔到了街頭盡處，望着閃爍的星光，空漠無際的荒原躡躅着，躡躅着一直到了空虛之鬼魄了，又惘然地返奔，向着有飛螢的墳墓街市返奔，終于不見人影，只有廢然地逃回到堅固的囚牢裏了！

(五) 華拉中學校

暑假中第二星期日，同幾個玩友乘着單車飛也似地向黑龍潭而去，中途忽然憶起老先生所述「糕餅舖掌櫃跳白龍潭」的事來。雖說大家的目的地是黑龍潭，可是能够在一次把黑白二龍潭都要了，而且，還可以感歎夸嗟地憑弔有錢的溺死鬼，自然誰也是不反對。

遠遠地望見高聳的樹林中露出幾角異常整潔的房屋，「那裏便是白龍潭！」自言自語地說。單車毫不意地一齊奔向那樹林中去，左邊有一道堂皇的大門，恍惚看見一塊招牌上寫着……華拉中學校」，隨着「催促」的聲音大家毫不遲疑地闖進去了。



原件短缺

P17 - 末頁

雲南第一女中校刊

1

本片卷自 1930 年

期 10

至 1930 年

期 14